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歇浦潮 第九十七回 禍生肘腋醋海興波 病人膏肓情場結局

吳奶奶自此更同小姚要好，又彷彿當初和君如玉初識時一般模樣。不過那位牽馬的金阿姐，卻心中不舒服到極點。她雖然因吳奶奶等手頭太緊，不能滿她的慾望，故下逐客之令。但他們說話也沒對她講一句，就此搬了出去，未免近乎有事有人、無事無人的模樣，心中氣忿不過，沒別的法子泄毒，便替她到處張揚，以為報復。不多時，她所認得的一班女主顧，無論是否吳奶奶相識的，大都曉得了這件事。要知近年來女界的習氣，最壞不過是多管別人閒事。自己若能規規矩矩，倒也罷了。偏有許多人，自己並不端正，卻愛談論別人的隱私。於是乎別人知道了，也將他的秘密，泄之於人。再由此人告訴本人，鬧出口舌，發生意見，這種事尤以大戶人家為多。然而也不能怪他們，因他們飽食終日，不耕不織，除卻搬搬是非之外，叫他們幹什麼呢。閒言少敘，且說那時候一傳十十傳百，上海一般常在外間跑跑的朋友，無有不知小姚結識了君如玉的相好吳奶奶這段故事。實因小姚的名氣很大，君如玉又是個有名人物，所以格外容易傳佈。但有班人雖不過資為談助，還有幾個女野心家，素也心愛如玉，因他有著吳奶奶，平時管束極嚴，不容易兼收並蓄，現在曉得吳奶奶另有了別人，彼此欲分嘗一鱗的，倒也大不乏人，紛紛都托金阿姐設法。金阿姐在先本為泄憤起見，現在倒覺如玉身上，大有奇貨可居之勢了。不過那時候如玉還在杭州唱戲，不曾回來。她便預備待如玉回來時，將小姚吳奶奶這件事，和盤托出，攙掇他們拆散了，好另替別人介紹，從中賺一票謝儀。這邊牢籠已設，可憐吳奶奶還在夢裡，天天與小姚尋歡取樂，其味無窮。

前書表過，吳奶奶本是半老佳人，那小姚卻是久闖花叢的浪子，又是個有名滑頭，因何戀愛吳奶奶至於此極呢？內中還有一段隱情。皆因吳奶奶外強中乾，表面上珠鑽耀目，實氣逼人，不知底蘊見了，誰不當她有數十萬財產，因她一身所帶，已值萬金。兼之如玉又是專得婦女倒貼出名的，故此小姚也當吳奶奶是塊肥肉，百計弄她到手，便欲人財兩得之意。及至人已到手，財還未有所獲，心中雖躍躍欲試，卻不敢自己吐露口風，洩漏痕跡，不得已惟有竭其心力，博她的歡喜。那盒紅丸，便是他自己精心秘制，增進愛情的妙藥。但吳奶奶年已半衰，兼之吸煙的身體虛弱，胃火頗旺，那藥品又其熱無比，內外相剋，更覺不支，形容也日見消瘦。若講風韻，可已大非昔比。小姚與她相處既久，漸漸看出她的真相，家私都在身上，日用開支，也不免仰給於人，一時頗悔自己失眠，枉耗了許多精神財力，因此也逐步和吳奶奶冷淡了。

但女人有女人的脾氣。孔夫子所謂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，近之則不遜，遠之則怨，此言可謂道破千古婦女性情之論。你要是向來同她愛好的，一旦忽然疏遠，無有不怨恨悲傷者，吳奶奶衰弱之，經此一氣，回轉家中，頓時就病倒了。心中記掛小姚，打發人去請他來，小姚連面都不見。吳奶奶格外生氣，別無他法，只得寫信到杭州，通知如玉，教他速回上海。如玉原沒曉得吳奶奶在上海有小姚這事，見信急急回程。又不知怎的被金阿姐知道他幾點鐘火車可到，母女兩個，預先在車站上接他。如玉見有人來接，心中自然歡喜，忙問金阿姐可曾到吳奶奶那裡去過？不知她病勢如何了？金阿姐說：「一言難盡，此處不是講話之所，最好你先到我那裡去一趟，我有許多話要告訴你。」

如玉雖然心念吳奶奶，因金阿姐說話閃爍，一時倒也耳朵發癢，急於聞其端的，故即和她母女同到她們家內。金阿姐笑指那張紅木床說：「你就這上頭坐罷。半個月之前，你那位心愛的人兒，也常在這上頭坐的呢。」如玉聽了，就是一怔。金阿姐笑道：「你休著急，她到這裡來又麻雀玩耍，椅凳不夠時在床沿上坐坐何妨。」如玉聽說笑了。金阿姐又道：「同時還有個男子，也坐在這上頭。」如玉又吃一驚。金阿姐又笑道：「你休耽心，這男子也是個又麻雀的，沒了凳，坐坐何妨。」如玉笑道：「金阿姐休得取笑，我出門兩三個月，連家內都沒到過，一下車就到你這裡來，這是你曉得的。你說有要緊話講，不知所為何事？倘若沒甚要緊，我現在要回去探望老的，晚上再來候你便了。」金阿姐道：「你別性急，說話終得讓我一句句講下去，教我不能一張嘴說兩句話的。所說那一男一女，他們當初因看打牌，沒凳坐，暫在床沿上坐坐，不意後來牌打完了，客人散了，凳也多了，他們還戀著床沿，不肯坐到凳上，你道奇怪不奇怪？」

如玉更聽得牙癢癢的，按捺不住，連連頓足說：「你快講呢，後來便怎樣？」金阿姐道：「我那時心中覺得奇怪，細細盤問，方知他們在外邊約定的，特地到此來，要借我這張床一用的。」如玉抽了一口氣說：「這一男一女，到底是誰？適問你還沒告訴我明白。」金阿姐道：「男的你也認識，名喚小姚，是個做外國醫生的。」如玉點點頭道：「女的呢？」金阿姐道：「女的我可不敢說，說了恐怕你生氣。」如玉強笑道：「生什麼氣，你說就是了。」金阿姐道：「如此我告訴你，這女的便是你那要好朋友吳奶奶。」如玉聽到此言，臉上頓時緋紅起來。金阿姐接著說：「她與小姚不知在哪裡賭場上勾搭上的，約定了到我這裡相會，兩下心熱如火，客人散去，他們便欲借我的床用，你想這件事，教我為難不為難呢？倘若答應了，如何對得住你小老闆。若不答應，小姚是我裁縫主顧，由他那裡介紹來的生意很多。吳奶奶又是相熟的，要回頭她，也開不出這句口。」

如玉急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你敢是答應了？」金阿姐笑道：「小老闆怎這般霹靂火箭，聽我一句句講呢。我覺得答應不好，不答應也有不妙。事到其間，只可答應。」說時偷看如玉面上，似笑非笑，似哭非哭，真有一種說不出畫不出的神態。金阿姐暗暗得意，接著說：「我不是講過，答應了對不住你小老闆麼。因此我心生一計，同我女兒做了一對討厭人，在這裡陪他們，輪流守了一夜，沒讓他們鬥在一起。」

如玉拍掌稱妙，金阿姐說：「你且慢歡喜呢。他兩人上了我這一夜老當，第二天就不約著到我們這裡來了。我事後方知，你那位吳奶奶，竟親自登門，還到小姚當初同花老七所借的那所小房子中相會。」如玉聽到這裡，氣得他額角上青筋墳起，汗流滿面，金阿姐猶自滔滔不絕的往下講道：「你大約也曉得這小姚，慣用一種藥丸，哄騙婦女，不知他曾否給吳奶奶吃這種毒藥？恐小姚不肯放過她，但她若不吃藥，何以現在弄出這場病來呢？內中細情，我可不大明白。皆因從前他們曾借過我的地方，我本來打算寫信通知你的，實為自己不能寫字，若叫別人代書，恐傳說出去，有損你的顏面，因此捺到你今日回來，我免不得告訴一句，並非搬弄是非。日後倘有什麼閒話，可能怪著我金阿姐的。」說罷，如玉已氣得呆了，兩眼圓睜，做聲不得。金阿姐反勸他不可生氣，你路上回來，十分勞苦，再一動氣，豈不有損身子。那人到底不是你的元配花燭，兩下合意的住在一起。如不合意，可以走散的。老實說一句，放著你小老闆這般人材，那一位美貌奶奶，不喜歡你，你如此誠心誠意的待她，她還對付你這等三心二意，情理上實在說不過去，要是教我做了你小老闆，罰咒也犯不著暗地生氣，她敢背著你弄別人，你索興也弄個人來氣氣她，那才是報復之法呢。」

如玉低頭不語。金阿姐便命他女兒小妹，勸勸小老闆，我下去拿樣東西他看，說著下樓去了。這小妹今年還只十六歲，雖然是個裁縫的姑娘，卻頗心高氣傲，實因從小隨著她娘，在大戶人家出入慣了，身份小而眼眶大，尋常人都不在她眼內，很想嫁一個少爺。奈少爺們議婚，卻又輪她不著，不得已而求其次，覺這小老闆頗有少爺的風度，因此平時十分屬意如玉，金阿姐也很欲得如玉為東床快婿，因此常在有意無意之間，對如玉說：「我家小妹，若能配給你小老闆，服侍服侍你，倒是很合宜的。」

如玉還以為她們是句玩話，每每一笑報之。豈知她母女倆，卻是一片真心誠意呢。金阿姐見如玉不甚合意，便時常設法，令他二人聚在一起，自己托故避開片刻，學那外國人發展愛情的方法，以為若能夠令他二人情不自禁時，便可強迫如玉娶她的女兒了。這是以前的話，今天金阿姐又命女兒解勸如玉，自己走下樓去，丟他二人在房內。小妹坐在如玉旁邊，含嬌不語，羞容可掬。如玉卻手捧著頭，還在那裡生氣。兩個人都是默默無言。隔了好一會工夫，如玉抬頭見了小妹，問她適才你娘的話，到底是真是假？小妹一笑道：「自然是真的。」

如玉道：「這倒奇怪得很。那小姚外間誰不知他是個滑頭碼子，因何這人還愛他呢？」小妹一笑道：「照你說來，滑頭碼子就

沒人歡喜了麼？」說罷，又對著如玉雙眼一擠，笑成一條線縫似的。如玉見她這般笑法，倒覺得詫異起來。正在這時候，金阿姐上來了，手拿著小小一個手巾包，打開原來是一男一女兩張照片，拿給如玉觀看。如玉認得男的是小姚，女的便是他那吳奶奶，驚問此物何來？金阿姐笑說：「就是那天他們到此來時，忘在這裡的，我收著沒用，拿來還給你罷。」如玉聽了更怒，一發狠將兩張小照撕得粉碎，還用腳去踹了幾踹。金阿姐見了，笑得幾乎打跌道：「小老闆你真是癡的，撕他們踹他們的小照，成什麼用，他們未必因此生疼呢。」

其實這兩張照，也是金阿姐深謀遠慮得來的。當小姚、吳奶奶未曾交談之前，小姚曾講金阿姐為之介紹，特地拿這張小照給吳奶奶觀看，模樣兒合意不合意的，後來並未收回，落在金阿姐之手。另外一張，卻是金阿姐往吳奶奶家玩耍時，問她所要。今番他恐如玉不信她的言語，有意將這兩張小照，包在一起，強作一個憑據，以堅如玉之信，其實兩人並非拍在一張照上。無論拿張三李四的小像，都可混說是他姘頭。如玉正在氣頭上，未能細一思量，更落他們的圈套。金阿姐又竭力慫恿，語語打動如玉心病，並說：「小老闆你少停見了她，問問她，看她怎樣回答？」

如玉恨恨道：「我是罰咒也不上她那裡去了，諒她用不著我再去呢。」金阿姐便說：「小老闆能夠不去，也好令她自己醒悟。但是你在家中，免不得生氣煩悶，有損貴體，晚間還是到我們這裡來玩耍。今夜楊家的三太太，和花家的二少奶都要到這裡來又麻雀。你也可以搭他一腳，消消愁悶。」如玉點頭答應。果然他回家探望父母之後，夜間便到金阿姐家中，同那所謂二少奶、三太太等，打牌取樂。吳奶奶那裡，絕跡不往。可憐吳奶奶還眼巴巴望他回來，皆因如玉動身之前，曾寫信通知吳奶奶，某日到上海，所以吳奶奶這天很盼望著他來，買了一張報，看杭州火車到申的時刻，等了一班，又是一班，末班火車到的時候過了，猶未見到他來，還疑火車脫班，或者如玉沒趁著車，也許明天來了。豈知明天依舊如此，連信也沒一封來，通知她所以然不到的緣故。一連數日，消息全無。吳奶奶心中好不焦灼，後來還是車夫來報信說，月仙舞台的海報，已貼出來了，小老班某日上台唱什麼戲。吳奶奶更覺駭異，叫人別處去打聽，也說君如玉回來已久。吳奶奶此時，還不覺自己有錯，免不得格外生氣，心想我如此病重，若是朋友交情，也該早來探望於我，他因何杭州回來，我這裡一次未到？還有從前我沒病時候，他沒一天不來陪伴我的。現在我有病在身，他倒反不來了。就使他未得我臥病的消息，也不該如此荒唐。況我病情早已報告於他，他也有信慰問，還說馬上就回來望我，因何中途變計？這人的良心，真是黑透了。心中憤恨，病勢也日見沉重，連藥都不肯再吃了。

娘姨車夫十分著急，因她現在並沒別個親近之人。吳四那裡，早已恩斷義絕，只恐有甚差池，如何是好。於是兩個底下人商議，務必請君如玉來一趟，問他可有什麼辦法，也許奶奶見了他，病就好了，亦未可知。於是那車夫假傳聖旨，到戲館中找尋如玉，說奶奶有請，小老闆戲完了，馬上就去。如玉這幾天正被二少奶三太太等幾個人，相伴得十分樂意，兼被他們你一言我一語，說那吳奶奶的壞話，心中銜恨刺骨，車夫來請，他那裡肯去，不過口頭並未回絕，只是虛空答應，身子不去罷了。車夫第二天來時，他推頭昨夜沒空，今兒准來。如此游約了好幾回，意欲讓吳奶奶自己心冷。車夫也看出他的意思，迫不得已，始把奶奶現在病勢沉重，粒米不進，已有多天。家中沒人主持，連醫生都不敢妄請。務望小老闆念從前奶奶待你的一片情義，做做好事，去一次，吩咐了我們如何辦理，再走不遲。

如玉聽了，果又想到當初吳奶奶待他實未有錯。現在到此地步，實是她自作之孽，不過我去探望一次，如果沒人調度，替她請個醫生，卻也未為不可。而且見了面，也好將他同小姚這件事，當面責問她一番，再同她一刀兩斷，令她死而無怨。定了主意，便應允那車夫，今夜一準去了。車夫恐他仍舊失約，在後台立等他完了戲同走。那時吳奶奶正昏昏沉沉的睡在床上，如玉看她面白如紙，骨瘦如柴，目眶深陷，耳根暴縮，幾絡亂發，斜披枕角，哪有當初搔首弄姿，一顧傾城，再顧傾國的影兒，便是床面前也涕吐狼藉，穢氣觸鼻，與從前香水氣沁人脾胃的，天差地遠。如玉見了，哪裡站得上前，不過看了她這般情形，心中也不免惻然，暗說道：都是你自作之孽，誰教你吃那小姚天殺的毒藥呢！這時候娘姨已將吳奶奶喚醒，說：「奶奶奶奶，小老闆來了。」

吳奶奶睜開雙眼，見如玉離床遠遠的，身靠那梳妝台站著，兩眼雖望著自己，卻皺緊眉頭不做聲，心知一定是厭她床上骯髒之故，不肯上前，心中一陣酸，慌忙把兩眼閉緊，然而眼淚已滾了出來。如玉見了，雖覺傷心，不過被金阿姐等一班人先入之言，將心腸磨硬了，只想到一切都是吳奶奶自己不好，我並未待錯她一點。所以眼看著她流淚，仍舊不上前安慰。默對半晌，始說出一句：「你現在病體如何了？」吳奶奶聽他開口，重複啟目，對如玉面上端詳了一會，始斷斷續續，有氣無力的說：「我沒怎樣，你回來了多日了麼？」如玉點點頭。吳奶奶歎了一口氣，又閉目無言。如玉於是不再同她說話了，問娘姨：「你們醫生請過沒有？」娘姨說：「起初請過某人，後來奶奶說，吃藥不中用的，故叫我們不要請了。」如玉說：「這是哪裡話，有病怎好不請醫生服藥呢！我明天替你們請一個外國醫生來看看罷。」吳奶奶床上聽得他們說話，接口道：「不勞你費心，我藥是不要吃的。」如玉道：「怎的不吃藥？難道拿性命同病拚麼」況且你的病也是藥吃出來的，就該拿藥去治好他。」

吳奶奶聽他話中有因，不覺將他委頓不振的精神提了起來，掙起身子說：「你講什麼話？」說時手膀無力，身子搖搖欲倒。娘姨慌忙過來扶住他。如玉卻冷笑一聲。說道：「我不說別的，我說你的病是藥吃壞的。就該拿藥治好他。」吳奶奶顫聲道：「你說我吃了什麼藥？」如玉又微微一笑道：「我也沒知道什麼藥，不過娘姨不是說，你從前請過醫生了，大約就是他的藥吃壞咧。」吳奶奶聽他說話忽進忽出，心中愈覺疑惑，說：「我從前並沒吃藥吃壞，你此話從何而起？」

如玉哈哈大笑道：「沒吃壞也好，不過真人面前何用說什麼假話，大家心照就是了。」吳奶奶愈聽愈驚，心中突突亂跳，口內還說：「我不懂你的話，你還得說說明白，不是這樣空口白嚼的。」如玉聽她猶在那裡抵賴，竊笑道：「這件事你自己肚子裡明白得很，何必再要我說，說了一來恐你有病之身受不住，二来我自己也難受得很，不如心照罷了。」吳奶奶此時，臉上急得似火燒一般，口中還不肯屈服，說：「不妨事，你盡顧講就是了。」

如玉一想，不說穿她也不肯認錯的，我爽興同她開了天窗說亮話罷，當下他口中呼呼有聲道：「我先問你，當初我出門的時候，你不是要求我當天點下了香燭，大家叩頭賭咒，要是誰先負誰，罰他不得善終，死無葬身之地，言猶在耳，所以我到了杭州，什麼人招呼我，我都不去，皆因為彼此要好，全憑一點天理良心。你既答應不欺侮我，我豈可負心於你。故而在杭州，這幾個月來，連婦女都未交談過一句，這是我問心無愧的。又誰知你在上海，哼哼，做得好事，那小姚誰不知他是個滑頭碼子，你竟同他鬼迷上了，鬼迷不算，還要借金阿姐那裡做小房子，後來竟親自送上門，到小姚所借的小房子中去了，我想當初我同你認識的時候，也是我自己上你府來的，吃你家姓吳的多少驚嚇。不料現在你倒特別遷就了，自己送進別人的門去咧，顏面何在？我曉得你一定貪小姚的好東西吃，這樣東西，惟有他們做醫生的善於研究，我們可望塵莫及，難怪你心中歡喜，只是你吃了為何要害病呢？小姚怎的不來替你診病？難道他們做外國醫生的，只有治壞人的能力，沒醫好人的本領麼？你自以為乾這件事，秘密得很，沒別人知道，要知普天下，無論什麼事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。光景你還因我到了上海，不來探望於你，心中生氣呢！既然你已有了知心如意之人，我便是個多頭，何須再要我來。況我與你原非正式夫妻，當初因你獨居寂寞，故來陪伴陪伴你，現在時勢不同，我更當早為退讓，這是你自己先對不住我，並非我對不住，今天我本也不願意來的，只為你那車夫，說這裡沒人替你請醫生，我拿朋友交情，來此望你一遭，其餘話都是多說的。明天我準定找一個外國醫生，來給你診治就是。醫金歸我那裡去付亦可，今夜我別處還有朋友約會，恕不久陪，我要去了，你自己保重罷。」

吳奶奶只聽得如玉一半說話，已呆若木雞，五官失其效用。如玉後半段說話，她一句也不曾入耳，連眼前一切東西，也視若無睹，真同廟裡的泥菩薩相仿。如玉聽她沒話回答，也就叮囑娘姨，好生服侍奶奶，我明兒一準打發外國醫生前來看病，娘姨諾諾答應。如玉喚車夫開門，自己出了這裡，又到金阿姐那邊又麻雀去了。再說吳奶奶呆了半個多時辰，才明白過來，眼前不見了君如玉，問娘姨他到哪裡去了？娘姨回言小老闆走已多時。吳奶奶忙道：「你快教車夫追他回來，我有話對他講。」娘姨道：「他已去了好一陣工夫，要追也趕不上了。」吳奶奶聽說，大叫一聲，淤痰上湧，頓時厥了過去。娘姨、車夫慌忙捏人中叫喚，泡薑湯灌

她，亂了好一會，吳奶奶始悠悠醒轉，又只見她兩目直視，雙瞳發光，鼻子孔只顧亂嗅，眼淚還掛在眶子上，忽然哈哈大笑起來，笑一個不住，娘姨、車夫都覺詫異，驚得面面相覷，做聲不得。吳奶奶笑了一陣，霎時斂住笑容，口中自言自語說：「小鬼你來了麼？怎不上床睡呢？我記掛得你好苦也！」說罷，又忽然抱頭大哭起來，說：「我沒有這句話的，哪個造我的謠言。」回頭看見了娘姨，趕著就叫：「小姚，你個好沒良心，天殺的。」

娘姨慌忙叫她奶奶，我不是小姚呢。吳奶奶格格笑道：「你休抵賴，就是燒了灰，我也認得你的。」娘姨猶欲分辯，這時車夫若有所悟，失聲道：「不好，莫非奶奶癡迷心竅，發了癡麼？」娘姨聽得一個癡字，又見奶奶兩眼發定，神色有異，也不覺心驚膽怕起來。本來娘姨半邊身子，伏在床上，給吳奶奶靠著，此時曉得奶奶發了癡，恐被她抓住了，要弄殺的，慌忙立起身來，躲避不迭。吳奶奶看見她一跑，也急張開兩手來抓她，手一抓空，身子也撲倒床下，跌了一個面磕地。娘姨、車夫又即忙將她扛頭扛腳的扛上了床，這一夜吳奶奶忽哭忽笑，忽言忽罵，鬧到天明，方呼呼睡去。兩個底下人，也被她鬧得一夜未眠，別無他法可施，只有等如玉請的醫生來看了，再作道理。到吃飯時候，吳奶奶床上要茶，娘姨慌忙倒茶給她，一面問她奶奶可要吃粥？吳奶奶搖搖頭，娘姨又問煙要吸不要？吳奶奶點點頭。娘姨於是掇一張小凳，放在床面前，自己坐了，擺開煙具，點上火，將打現成的煙泡，裝十幾筒給吳奶奶吸了。娘姨一邊裝煙，一邊看她雖然兩眼下閉著，始終沒開一句口，但神氣似乎比昨夜清醒了些。吸罷煙，又一翻身，沉沉睡去。娘姨收拾了煙具，出來告訴車夫說：「光景奶奶昨夜癡迷心竅，今兒安睡一，癡已消去，病也好了。」

車夫說：「但願如此，若有不測，我們雖然到處一般可以吃飯，奶奶卻著實可憐得很呢。她從前同吳老爺在一起的時候，何等稱心如意。偏偏她還愛嬲戲子，以致落個這般結局，想來真犯不著呢。」娘姨說：「你住了口罷，人家已到這般田地，你還要揭她的短處做什麼？肚子餓了，快燒飯吃罷。」兩個人弄飯吃了，直到四點鐘時候，醫生才來。時下的外國醫生，好不闊綽，坐著汽車，還帶一個拎藥包的副手，一同進來。那醫生也不過二十開外年紀，身穿西裝，頭髮梳得又光又滑，雪白的臉，香氣襲人。車夫引導他到吳奶奶房間之內，那時吳奶奶還睡著未醒，娘姨轉到床後面，喚她：「奶奶醒醒，醫生來了。」那醫生也站在床面前，彎腰曲背的，等著拉她手看。不意吳奶奶被娘姨喚醒，一轉身看見了醫生，他也不知當他是什麼人，突然兩手張開，將那醫生夾頸項拿住，格格一陣笑說：「好心肝好寶貝，你來了麼？」

醫生不曉得吳奶奶害的癡病，無端頸子被她緊緊拿住，眼睛鼻子都貼緊在病人胸前，既看不出什麼，又是悶氣不堪，而且心中還吃驚不小，未知道一來究竟是什麼意思，急得他雙手亂爬，口中哇哇直嚷。那副手也嚇得丟了藥包，打算逃走，他還以為落了仙人跳呢！娘姨同車夫卻曉得，這是吳奶奶的癡病又發作了，慌忙過來，幫著醫生，將吳奶奶的雙手拉開。那醫生脫險出來，驚得臉都黃了，一頭光可鑿人的短髮，已同一團茅草相仿，一面喘息，一面問他們：「這是那裡說起？」

車夫連連對他道歉賠不是，說：「請醫生休得生氣，我們奶奶從昨夜起，不知怎的癡迷心竅發了癡，適才倒頗清爽的，不知如何，睡一又發作了，有驚貴體，冒犯之至。」醫生大怒道：「既然是瘋病，為何不早說。況我也不是看瘋科的醫生，你們糊裡糊塗，豈有此理，放屁之至，我少停找君如玉說話。」一面對那副手嘴一歪，說走，副手也提藥包就走。醫生也一路罵著出去了。娘姨車夫二人，面面相覷，手足無措。吳奶奶還坐在床上，格格癡笑不已。兩手上的皮，有幾處被醫生指甲抓破的，鮮血殷然，她也不覺得痛。她雖在那裡笑，娘姨見此情形，倒反不覺大哭起來，車夫在哭笑中間，心內也不知是哭好還是笑好，只覺房間內再也站腳不住，只得跑出來，下樓拴了大門，回到自己房中，橫在草薦上出神。隔了一回，娘姨躡足下來，到他房中。車夫問奶奶怎樣了？娘姨道：「適間又睡著了。不過我想，目下的情形，愈挨愈為不妙。今兒你必須再到小老闖那裡去一趟，告訴他這件事，看他可有什麼主意？」

車夫說：「我也這般想。事到其間，惟有仍去找他咧。」當夜車夫果又到戲館中找尋如玉。如玉先已接著醫生的電話，說吳奶奶患的神經病，他沒能為看治，教他另請高明。如玉很有些不明不白，還料是吳奶奶在氣頭上，也許說話問得罪了醫生，所以醫生憤而回卻。現在聽車夫來報，說道真個發癡，不由他吃驚非校車夫還要請他前去，他那裡敢去呢，這是一定之理，世間好夫妻，平時夜夜同床共枕，及至一旦女的發了癡，或患什麼傳染病，男人肯貼身服侍的，百什中難得一二，何況私姘，更兼姘的又是個戲子呢。當下如玉對車夫說：「我今天可沒工夫前去了，那外國醫生也沒法可治，我想還是請中國醫生的好。不過我中國醫生不熟，最好你自己去打聽打聽，有什麼好醫生，請了來替他看看，務必要替他弄斷根才是道理。這般拖下去，豈不苦殺。至於請醫服藥的錢，都問我這裡拿就是了，盡多不妨，今天你先拿二十塊錢，做醫生的請封。用完了，再到此地來拿便了。」說著，即將二十元鈔票，交給車夫。

車夫見他人雖不肯親往，卻答應請醫服藥之資，由他擔任，用錢爽快，還算得沒良心中一個上乘人物了。於是接了他的錢，也不再逼他同去了，回家對娘姨說知，兩人商量，請哪個中國醫生好？娘姨想起了新馬路的甘孟仁，從前他在某公館做的時候，主人請過他，乃是個時髦郎中，頗有名望。雖然後來這主人一病不起，但據人說，並非藥吃壞的呢。因問車夫此人可好？車夫也曉得甘孟仁的名氣，聽娘姨提出，他也通過了，決定明天一早去掛號。但這吳奶奶的病，日輕夜重，白天悶睡，到夜醒了，吵鬧不休，越是夜深，越鬧得利害，只苦了娘姨、車夫，日夜不得安歇。在這要緊關頭，他們倒不想丟了她另換主人，寧甘耐辛耐苦守著這個瘋主人。也是吳奶奶平素馭下有恩的好處。再說次日早起，車夫帶著錢，到新馬路甘孟仁醫生處掛號，問那號房出診請封多少？號房說：「你們住在什麼地方？我們醫生請封，分著地段呢。若是英租界上，醫金三元六角，轎錢一元二角。若往美界，過白渡橋，醫金六元八角，轎錢兩元四角。若往法界，過洋涇浜，醫金十三元六角，轎錢三元四角。若往城內，過城河浜，醫金二十元另四角，轎錢四元二角。若往南市，過大關橋，醫金二十四元八角，轎錢五元正。掛號加倍，再遠面議。浦東不去。」

車夫聽他說了這一大篇，不覺暗暗吐舌，心想做郎中真算得是樁好買賣，一般都是看症，為什麼要分這許多地段，還要過橋漲價，莫非橋神土地，當他是個寶貝，過一處地方，要他完一處稅麼？不然為何漲了醫金，又漲轎金？若單為路遠之故，只可添幾文轎錢，不能把醫金抬高一倍有餘，這分明欺病人不能吹風，有意敲竹槓了。況且近年來醫生坐轎子的已少，大都坐的包車，六塊錢用一個車夫，足足要替他跑一個月咧，家中還可措措拖地板，每天收下的許多轎錢，醫生未必肯賞給車夫，一定又是他自己賺了，則醫生還兼做轎夫，真算得文武雙全呢。不過做醫生一半營業一半須存救世活人的念頭，不能仗著自己略有三分名望，便高抬身價，敲病家的竹槓。有錢的被你們敲敲竹槓，固自無妨。若遇貧家，沒這許多錢請醫生，難道教他們坐以待斃麼。這不是濟世活人，分明是禍世殺人了。況且所謂名醫者，也未必能個個對症下藥，藥到病除。拿人家這許多醫金，無功受祿，愧也不愧！所以做醫生若存這種念頭，一定子孫不昌的。然而日後落魄起來，妻女言襲先人的舊例，出遠堂差，照此索價，敲敲瘟生洋盤的竹槓，倒也未嘗不是一樁好買賣呢。那號房見他呆想，便說：「我問你們住在什麼地方呢？怎的說不出了。」